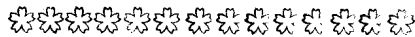


楊柳花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67

3C



杨 柳 花



朱 国 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01318

四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八 年 成 都



701318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像页、题头：祁洪元、丁乃武

杨 柳 花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印张 $3\frac{2}{3}$ 插页 4 字数 65 千

1978年12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138 定价：0.32 元

目 录

运河水呵……	1
寄淮安	7
乡 思	14
文渠漫步	22
勺湖情话	29
茶馐飘香	34
文通塔巡礼	40
杨柳花	47
总理与“新旅”	53
“金银饭”	74
“风水地”	79
总渠放歌	85
不尽的怀念	89
写在北京的乡情	94
白马湖渔歌	101
钓鱼台的灯火	111
故居二题	116
圣洁的摇篮	120
后 记	128



运河水呵……

三千里的大运河，日夜不息地从我的家乡——淮安流过。人常说：“美不美，家乡水。”确实，我们淮安家乡的水是美的，是甜的。

你看她每一滴飞进的水珠，都是那样的晶莹，总是闪耀着太阳的美丽光彩！你看她每一座腾起的波峰，都是那样的峻峭，总是透露出一派英武的气概！

运河水呵家乡水，我爱你呵！我看到，你以无限的深情接送着千面征帆、万首渔歌。

运河水呵家乡水，我爱你呵！我看到，你以坚实的身躯，充足的流量，为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日夜辛勤，劳累不息。

运河水呵家乡水，我爱你呵！难道你不知晓么？还因为，还因为你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紧相连。我双手掬一捧运河的清波，这水波里映出总理慈祥的容颜；我俯身捧一把家乡的泥土，这泥土里闪出总理不灭的足迹。尝一尝家乡的水吧，她是那么清甜；闻一闻家乡的土吧，她是那么芬芳。谁不知道，这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饮用过她，她才那么清甜；是因为敬爱的周总理从她身上走过，她才那么芬芳。

也许，运河的波涛会洗去我留在心上的许多记忆，历史的飓风会吹散我所经历的许多往事。然而，波涛永远洗不去，飓风永远吹不散，洗不去呵吹不散一九七六年那笼罩在我心头，笼罩在故乡人民胸中，笼罩在运河上空的重重乌云。

几十年来，家乡人民朝思暮想，总盼望着敬爱的周总理，能在一个早晨或一个晚上，回乡看看。可是，家乡人民盼来的却是您与人民永别的讣告。百万家乡人民谁能相信，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

动，一个伟大的战士停止了呼吸。敬爱的总理呵，您不是常说：“我要回淮安看看！淮安建设好了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。”家乡人民总是相信您的话，等呵盼呵，数着星星望着月亮，伫立在运河两岸迎候您的到来！等候着您呵，再尝尝家乡的水。然而，您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

家乡的水呵，撕裂着胸膛，在寒风中狂啸奔突！那排空的洪峰，紧摇着家乡的大地，她千百次向着茫茫太空呼唤着自己的亲人！

在这无比沉痛的日子里，成千上万的人恰似运河的潮水，涌进总理静寂的故居。这里是何等庄严，何等肃穆。人们只是支撑着悲痛欲绝的身躯，把泪水暗暗抛洒。“这是为什么？”我要大声问一问：“为什么不能放声痛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家乡人不能象运河的洪峰一样，狂啸奔突，发出断肠的悲鸣？”家乡人民都说，如果能用自己的身躯来换取总理一年、一月、一日，哪怕是一分钟的复生，我们也将争先恐后地献出生命！

可是呵，可是，闷沉沉的气氛，象铅块一样塞在故乡人民的心头。人们连到故居献一只花圈，都要被记上一次黑名，写一首颂词，也要被挂上一条罪状，哪怕到故居的灵堂前默哀半刻，也要被列为清查的对象。而临时被抽去故居担任接待的服务人

员，望着高天的滚滚寒流，却只能含着泪水默默地迎候着一批批自发前来悼念的人流。

我看到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，在总理遗像前站了许久，他没有流泪，脸上也无表情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过去了，他仍旧如痴如呆地站立着，久久地凝视着总理的遗容。一位年轻的服务人员，上前轻轻扶着他。老人如梦方醒，猛扑在服务人员怀里，好一阵才抬起头，举起一双颤抖的手，拍着服务人员的胸膛问道：“年轻人，你告诉我，是什么人，让总理的灵堂布置得这样草率？又是什么人，不让大伙在这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？是什么人？你告诉我，我老了，我不怕！”年轻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他咬着嘴唇，摇了摇头，一把搂住老人的双胛。这一老一少愈抱愈紧，再也没有说什么。无声呵，于无声处，不正孕育着人民的惊雷么？

我又看到，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一个四、五岁的孩子走进灵堂。孩子垫着脚，把一束白花插在总理的遗像前，他回转身，拉着妈妈的手，轻轻地问：“妈妈，周爷爷，还会，回家来看看吗？”母亲打了一个寒噤，立刻，泪珠象断了线一样，簌簌掉落下来。她赶忙用手帕擦拭着，连声说：“周爷爷会回来的！周爷爷会回来的！我的好孩子，周爷

爷会回来的呵……”

呵，我好象听到了，不，我完全听到了，运河的水在咆哮！家乡的水在怒吼！

乌云岂能吓退搏击长空的海燕，人民的爱憎谁能压抑得了？英雄的淮安人民从不畏惧坑害人的鬼怪！记上我们的名字，列上我们的罪状吧，砍头吧，坐牢吧，我们仍然要把一只只花环送到故居去；我们仍然要把千百首颂诗，留在故居的四壁上。人民的怀念，人民的怒火，象大运河的洪流，冲涤着古城的大街小巷。从高矗的镇淮楼上，到古老的驸马巷里；从巍巍的文通塔前，到排空逐云的运河两岸，到处都贴满了“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”和“打倒中国的张鲁晓夫！”的标语。一位曾经受过总理亲切接见的老县委委员，在清明节的前一天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亲手扎制一只花环。这位老同志，捧出总理在他的笔记本上亲笔提写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，含泪对一家人讲述总理接见他的幸福情景。第二天清晨，他们一家祖孙三代，抬着用心血扎制的花环，穿过小巷，越过大街，缓步来到总理故居。他们手中抬着的，哪里是一只普通的花环，分明是他们一家祖孙三代，三颗跳动的红心！

乌云压顶，刀架脖子上，我们的好总理呵，家乡

人民也要永远永远把您怀念！

您是日月不灭，您是苍穹不老，您的生命永在人间……

故乡人民颂扬您，是因为您把心脏的每次跳动，都献给了人民；您把每一个闪光的足迹，都刻印在毛主席的身边。

谁能蒙住故乡人民的眼，谁能捂住故乡人民的嘴？听吧，那长流不息的运河水，正以她特有的声响，代表故乡人民歌唱着对好总理的崇敬与深情。

运河水呵家乡水，你乘长风破万里浪，管那三山五岳，管那巉岩怪石，任谁也拦不住你引吭高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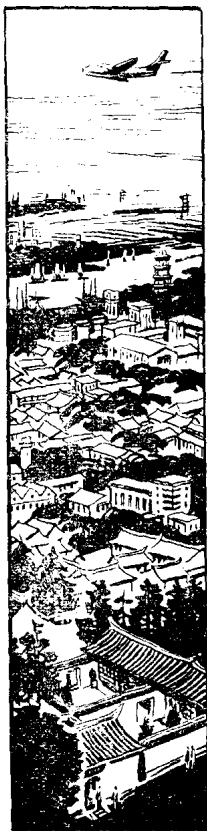
运河水呵家乡水，你唱吧，唱吧！时光不会太远了，故乡人民，全国人民，都会唱起来的，都会唱起来的呵！

写于1976年白花盛开的月份

寄 淮 安

古城淮安呵，我是多么深切地怀念着您。我知道，您是大运河畔的明珠，您是广袤的苏北大平原的骄子。然而，激起我那万千思绪的还在于，您已与一个响彻寰宇的英名联系在一起。呵，淮安——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故乡。

我曾不止一次漫步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，我曾不止一回到过周总理的故居。无数次的漫步，无数回的瞻仰，给我留下无限的思念。



我不会忘记，春天的一个早晨，淮安县委的一位负责同志，曾这样生动地给我讲述起一九六〇年四月，总理接见他的情景——

总理亲切地问：“淮安城里的驸马巷和曲巷还在不在？勺湖还有没有小船通到河下？”

当总理听完他的回答，又陷入回忆说：“小时候，我从勺湖坐小船，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过，那个地方很热闹。”谈呀谈，总理高兴地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院子里那棵大树还在不在？”当提到旧居那口水井，他又说：“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很高，只要一托长的绳子，就能打起井里的水。”敬爱的总理还伸开手臂比划了一下，随后十分感慨地说：“我很想回去看看。从十二岁离开淮安，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竖起了五个指头。

阅尽沧桑的淮安古城，该理解总理这段家常话的深意吧？总理对哺育过他的土地和人民，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呵！

没有到过淮安的同志，不会知道驸马巷和曲巷，也不会知道总理故居里那口普通的水井，更不能望见明澈见底的勺湖。然而，当你有幸来到这里，走进驸马巷和曲巷，徘徊在故居的井台前，伫立在美丽的勺湖之畔，该会产生怎样的感情呵！

驸马巷和曲巷是淮安城里两条古老的小巷。我

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故居，就坐落在两条小巷的交汇
处，是淮安城里一座极为普通而又十分简朴的宅
院。这座宅院除去朝东大门内两侧的三间小客房
外，主要由三道小院井和五间坐北面南的正屋组成。
这座有百年之久的宅院，还是总理的祖父从浙江迁
居淮安后买下的。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（阴历二月
十三日）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就诞生在这座小院
落里。

走进故居，在正房的西侧，至今仍可以看到那
一口家用水井和那不到半亩地的后园。在这口普通
的井台上和这座后园里，童年时期的总理曾洒下过
辛勤劳动的汗水。

总理自幼不喜欢那些被封建统治者吹捧为至圣
的孔孟经书，跟着过继母亲陈氏，熟读了“锄禾日
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和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；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
饿死”这样的唐诗。

九岁这一年，他的生母万氏和过继母亲陈氏，
因为家庭的贫困和长年的劳累，相继去世。日趋破
落穷困的大家庭，完全靠典当借债度日。这样的情
况，使得童年的总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穷苦人家的
孩子。在清贫的生活和辛苦的劳动中，纯朴的穷孩
子们，成了总理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。

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童年时期的总理就在这后园里种植起玉米和南瓜。他亲自开垦园地，种下玉米和南瓜子，又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井里吊上一桶桶清水浇灌它。春去夏来，这些总理亲手浇灌，又亲手锄草而收获的玉米、南瓜，便成了他们一家补助三餐的口粮。

大树伴着总理长，水井难忘总理情。时去几十年，经过多少个春夏秋冬，我来到这里，站在井台边和后园的菜地里，仿佛看到童年的总理，正吃力而又十分顽强地提着井水，流着热汗，在浇灌着满园的南瓜；我仿佛看到童年的总理，正顶着烈日，在园中的玉米行间锄草培土。旧社会冷酷无情的现实，在周总理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这吃人世道的愤恨不平。

我站在总理走过的驸马巷和曲巷——这两条普通而又古老的小巷旁，心似潮涌，我好象看到少年时期的总理，冒着大雪步过这两条小巷，到富人的高墙深院前扣门借债，顶着夏日的骄阳，到柜台高筑的当铺里典当衣物。坎坷不平的小巷，留下了总理多少艰辛的脚印。我也好象看到从海河之畔到巴黎街头，从南昌城下到万里长征途中，……总理从故居迈出的巨人脚步，一直向前延伸。这是敬爱的总理给后人留下的一条闪烁着灿烂光华的大道！

古老的淮安城，简朴的故居呵，留下了总理童年时代的生动情景；同时，也装下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敬仰与爱戴。

千里迢迢寻访而来的远方客人，都以能在这里停留一下，感到无比的幸福。总理爱人民，人民爱总理，这是世界上伟大而纯真的爱。当敬爱的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，人们象海潮一样涌进古城，扶老携幼地来到总理故居，献上自己用泪花扎制的花环，那无止尽的泪珠，似滚滚的淮河水，倾泻在这座古旧的小小庭院里。我记得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红军老战士，来到水井边，吊上一桶清水，小心地把它灌到水壶中，又在后园里，抓起一把黑土，珍藏在挎包里。他深情地对我说：“这是总理喝过的水，我要带一壶回去，让战士们尝一尝，润润心田；这是总理耕耘过的土，我要带一把撒到东海前哨的小岛上，让战士们在这泥土上打出更多的粮食。”纯朴的老战士，赤热的心！一壶清清的水，一把黑黑的土，寄托了人民对总理比海还深，比山还高的感情。

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一天，那是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。我陪一位年轻的文工团员来到总理故居，他在故居的庭院里默默徘徊，他站在总理像前肃穆无声，他把成串的泪珠洒在地上。然而，我

看到他紧握的拳头象一把锤，这把锤是对“四人帮”切齿的恨。当我同他准备离开故居时，他突然回转身，提笔在白纸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：

淮乡的风，
运河的水，
泪痕犹在妖风起，
清明时节更思亲。……

我知道他不是诗人，过去也没有写过诗，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。可是，同志呵，这是多么炽烈的爱，多么切齿的恨，它是任何反动派压抑不了的，就象地球本身的自转一样，谁也阻挡不住。

寒冬过去，春天来到了。在华主席领导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后，周总理故居充满了阳光。淮安人民为了寄托对总理的无限爱戴和崇敬的心情，在短短的几天里，对故居进行了初步的整修。快要倒塌的房屋砌好了，石粉斑剥的墙壁刷白了。淮安师范附属小学的孩子们，听说整修故居需要大的方砖，就挖起学校大礼堂里铺着的方砖，每人捧着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唱着怀念总理的歌，送到这里，使多年失修的院井，铺上了整齐的方砖。从大门的过堂到每一间房屋里，都悬挂着周总理战斗一生的

照片，成百幅素绸挽联，庄严而又肃穆地敬悬在房间的四壁。当你走近故居大门时，你就会看到门头上悬挂着醒目的红底黑字“周恩来总理故居”的横匾。迎着大门的小院里，松柏簇拥着毛主席和周总理正在商讨国家大事的大幅油画。第三道小院，总理出生的三间面南的正房前的六面玻璃隔窗，被擦拭得特别明亮。堂屋里的万年青，青翠欲滴；长方形的小院里，松柏长青，蓬勃向上。虽说故居没有正式开放，可每天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群众，络绎不绝。他们带着鲜花，擎着松柏，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，在这里写下了千百篇情深意长，气壮山河的诗文。八十岁的老人，四、五岁的儿童，穿着新衣，在门前摄影留念，把它作为最好的纪念。

呵，今天，古城的土格外香，古城的水格外甜，淮安人民更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。文通塔下的勺湖水，碧波荡漾；蓝天底下的镇淮楼，雄伟壮观……在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的日子里，周总理故居腊梅花香，松柏挺拔。淮安城呵，春意正浓！

1978年3月5日